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二十九回 篋厄邀飲空歡喜

話說張、李、莫三人在街尋俊郎，回過古玩店，見一位少年坐在內，李四說：「你們站住，我去問那廝。」莫、張走開，李四來到書童面前，叫道：「小哥，你是同相公看古玩的？」書童說：「正是。」李四說：「你們是工部徐老爺公子？」書童說：「我們饒州府常老爺吏部侍郎，如今升了吏部大堂的公子，到這裡看太爺。這本府姚太爺是我家舅老爺。問他怎的？」李四又驚又喜，果然是位公子。與張、莫二人說，如此如此，著莫老送信？張、李二人假托熟的，走進店來，常兄叫了幾聲，因何沿門經過，就不來看小弟？常讓見有人叫他，卻不認得，立起身，拱手說：「不知二位何處相識？」李四道：「兄忘了不成，當初小弟們在轅門引領，令尊老爺大恩，感之不盡。」張三又說道：「那時小弟們在京，常兄尚在書房。」常讓請二兄尊姓大名，李四說：「姓李，叫正周，此位姓張名世宏。」常讓道：「小生少敬。」張三說：「常兄可是往本府姚太爺來此？」李四說：「姚太爺是令舅舅。」常讓道：「正是。」李四說：「聞老大人升了吏部大堂，小弟們不日進京賀喜，還勞老大人提拔。」

常讓見他二人說話不錯，便不疑他，又見他是斯文打扮說：「改日再來拜訪。」張李說：「淡水酒，要奉一杯才是。」常讓說：「不敢。」遂作別店主出門。常讓叫書童跟隨，書童見李四與公子如親友一般，怕是拐子，不敢了身，只得跟隨。

過了幾條街，到了樂春院門首，那李四為人尖利說：「小弟舍間還遠，張三兄府上陋居，不如借張兄令姐家坐坐。」常讓道：「怎好造張兄令姐府上。」張三說：「李兄說得是，請常兄進去。」只見半大黑漆門內，有兩條大凳，坐了幾個媽兒，見張、李引一位相公進來，起身說：「相公進去坐。」李四喝住說：「你舅爺和常相公在此，你家爺不在家。」說甚麼媽兒不知，就不做聲。二人立進廳上，見禮已畢。敘了閒話。媽兒先得莫上天信，吩咐丫頭不許出廳。不一時擺上酒有請。常讓入席飲酒閒談，媽兒到後樓，對鳳小姐說：「我如今不打你，為你費了心機。方才尋一個俊秀男子，不是低三下四的，他父親現做吏部大堂，又是本城太爺的外甥，如今在前廳飲酒，他是吏部公子，配你正卿女兒，況是黃道吉日，可與他成了親，到明日你從他去，只叫他還我本錢，肯不肯一言為定。」鳳小姐聽了此言，心內暗想：這老婆放我不過，壞我名節，如今答應她，等那姓常的上樓時，將酒醉他，先毒死了他，我便自盡，豈不全了名節？諒本處官府，見他外甥死了，必不放這賤人，那時亦銷了我的怨氣，便裝假意笑說道：「媽媽費了心，得這貴公子，怎敢不從，只是那日打傷了。」媽兒咒道：「以後若打，指上生瘡，老身下樓叫人送酒來。」轉身對另一人說道：「阮三官，與瑞霞娘收拾。」媽兒歡喜去了。送上兩席，一席阮三官、鳳小姐吃，一席常公子吃的。阮三官勸鳳小姐吃酒，小姐想：今日是出頭日子，勉強吃了。將至初更，媽兒說：「常公子大醉了，他上樓時須要小心。」又囑阮三官收拾了，也下樓來。鳳小姐含淚在心坐下。

且說張、李二人把常公子灌醉了，叫丫環抬上樓去，媽兒替他除了巾兒，扶在牀上把帳掀起，又吩咐幾句，方才下樓到廳上和三人吃酒。

且說，鳳小姐在樓，見有人抬了一個清秀書生，年紀約二□歲。想姓常的，我鳳樓霞與你無仇，父為吏部，不發憤攻書，來宿娼家，借你一命，出我苦楚，全我一生名節。走到東邊，將珠翠除下，挽了頭髮，將身上衣服脫去，只寄小襖腰裙。已交二更，看樓上燭影昏黃，聽天外雁聲淒慘，又想父母、孫佩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尋了七寸刀兒，卻是阮三官作針絲忘記了，拿在手中，欲上前又轉去。又想：姓常的，不知你那方人有弟兄否？若獨自一人，殺了絕常門之後，我鳳氏要你伸冤，顧不得了。此時常公子一時酒不能醒，小姐拿起刀，奔上搭板要下手，不知刺不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